

# 蔣碧微死生戀(十六)

楊兆青

## 徐悲鴻回家又離家

蔣碧微和徐悲鴻的婚變，已經鬧到親朋皆知，滿城風雨的地步。

情苦愁多，亦怨亦悲的精神折磨，幾乎使蔣碧微失去生存的意志，她深感紅塵若夢。

戰亂的困苦流離，又必須到處去張羅生計。現實的生活壓力，使蔣碧微感到人生的乏味和虛無。可是，生命的寶貴和人性的尊嚴，更使她體會責任和義務的重要。

蔣碧微誓志要活下去，並且努力向上。她鞭策自己要做到「身心適應」。身體的適應，是粗茶淡飯，隨遇而安。心裏的適應，是跳開感情的枷鎖，自求平靜。

在痛苦的心態下，蔣碧微對婚姻已經要求不多了，只要徐悲鴻回心轉意，一切從頭做起。

她也約束自己，願意真心真情的跟徐悲鴻相處。她會對張道藩的那一點純情，從此埋藏。蔣碧微心裏如此打算，是經過一番內心的艱苦交戰。

於是，當徐悲鴻第一次很認真的告訴她，要

回到自己的家，蔣碧微的感覺是略帶陌生的興奮。

「現在，我要我的家……。」

蔣碧微重複默唸這句話。女人天生重視家庭的本性，使她的倔強個性退讓了。她接受並歡迎徐悲鴻回來。當家庭幸福離去日遠時，造成這種不幸的男主人幡然而歸，有什麼比這更美好的呢？

初期，蔣碧微總覺得，在自己與徐悲鴻之間，老是飄浮着孫韻君的影子，蔣碧微受驚受傷的心，此時最需要真誠的安慰。但是徐悲鴻沒有給她適當的彌補，這給蔣碧微一種不是味道的酸楚。她以沈默來保護自己，也以沈默來觀察徐悲鴻和好的誠意。

不幸的是，那次在重慶五十天的共同生活，發生了許多周折，愈顯得彼此性格上的相異。於是，徐悲鴻又離家他去。蔣碧微閉門謝客，尋求錯因。

想來男女生活，相愛不難，相處也易，但要相愛得久，又要相處得愉快，就不容易了。尤其是彼此心頭另有人影的情況下，非但久處不易，相悅就更難了。

蔣碧微深思長慮，仍舊沒有好法子，來阻止

悲劇上場。她感嘆身世，含愧而痛苦。她很灰心的寫下一首詩：

生成薄命更情痴，  
敢怨君心日我離。  
強自欺娛愁難展，  
背人偷洒淚如絲。  
往事心頭日騁馳，  
小樓景物耐尋思。  
恩情已似飛灰盡，  
夢斷巫山未有期。

徐悲鴻情移少艾，久迷不返。這是他第三次出走，他離家門，就許久沒有消息。置一家大小生活於不顧。

## 找到工作心仍牽掛

蔣碧微力求自立，早在到達重慶之初，就已積極的託人找工作。此時，復旦大學從上海遷校到貴陽之後，又遷到重慶菜園壩。復大校長吳南軒，是蔣碧微父親早年在復旦教課時的學生，由於蔣碧微老友但蔭孫的推薦，吳校長同意聘請蔣碧微擔任復大的法文兼任教授。她從民國二十七年一月開始，每週上課三小時。同年七月，她又

在國立編譯館找到另一份工作，於此漸入佳境。那期間，蔣碧微對張道藩的私誼，已經到了魂牽夢縈，不可分離的地步。她曾經很坦白的向張道藩相許，此生此世，她的精神和肉體，都是屬於張某的了。

蔣碧微情歸張道藩，愈似膠漆就愈不快樂。因為戰火瀰漫，張道藩以國事為重，仍留中央政府所在地。兩個有情人，一個堅守在南京，一個逃難到重慶，兩地相思，本已够苦，蔣碧微還得時時擔心張道藩的安危，那種焦急和憂慮，一直使她不安。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舊式社會，夫婦以外的異性友情，都被視為異端，一切非婚姻的男女情愛，都被認為罪惡。儘管蔣碧微和張道藩的交往，僅止是生活上的互相關心，精神上的你我相慰，但是誰能諒解和相信這份清白與超然？因此，蔣碧微對這種不能託付終身的相知相戀，就愈加珍惜和愈怕失去了。她抓住一個屬於自己，中間却又隔着道德藩籬，看來親近其實遙遠的感情。蔣碧微明知這種感情愛多一分則苦一分，愛愈多則苦也愈多。她還是愈往苦裏頭鑽，為的是追求苦中真情。

### 小兒女那知父母事

蔣碧微拖兒帶女，逃難到重慶自食其力，勞碌奔波，相當辛苦。那時徐伯陽讀小學五年級，徐麗麗讀小學三年級，對於父親長年在外，非常思念，對於母兼父職的媽媽，已能約略體會她的艱辛。蔣碧微不願家庭陰影破壞兒女的純真，對他們的生活照顧，無微不至，在小孩面前，絕口不提徐悲鴻的是非。

小孩子對大人的感情糾紛，無從瞭解，對警察報的恐懼，却是相當敏感。日本飛機瘋狂的轟炸，死傷慘重，從大人口裏說出來，嚇得小孩連嚙口水都怕有飛機來而被聽見。

白天躲警報，比較沒有夜裏害怕。大概是晚上多少帶一點魔鬼的氣氛，夜幕低垂，敵機隆隆臨空而飛，不知什麼時候丟下炸彈，一顆就能摧毀滅絕許多生命財產。若是那顆炸彈，不幸正中而來，便是血肉模糊，成了孤魂野鬼，想想真是十分恐怖。

碰上月明星稀，無風無雨的晚上，大家心裏就更就心了。因為在這樣的氣候狀況下，很適合夜航，空襲的次數就更多，有時一夜數驚，惶恐難眠。在這樣的夜晚，慣常每個人隨時都準備着小板凳，警報一響，立刻衝進防空洞裏，希望有驚無險，平安無事的過去。有一天夜裏，伯陽和麗麗都熟睡了，突然警報響起，蔣碧微的隨身傭人同弟，緊張的叫醒這兩個小孩，快躲警報。說完自己先衝向室外，走了好久，回頭一看，怎麼仍不見兩個小孩呢？又急急的折回一看，只見伯陽右手拎一隻鞋子，正對着一張小板凳夜尿，同弟又急又好笑，大聲的叫：

「你怎麼攪的？快醒一醒！」

伯陽猶在夢中，隨口亂說：

「我才不怕猩猩，孫悟空翻跟斗，看了好高興！」

同弟抓住他的胳膊猛搖：

「不是猩猩，也不是孫悟空，是飛機！敵機來了！趕快躲警報去！」

叫醒了，一個，同弟往裏頭一看，麗麗還扒在床上，她一個箭步過去，將麗麗拉起來。同身拖着他們狼狽的往外跑。

空襲造成的恐懼和疲勞，只是受到災難的一部份。有時警報解除了，大家沒有馬上回到屋裏，就在附近隨便走走聊聊，傳遞彼此聽到的戰爭消息。也有苦中作樂，談一點詩畫文章的雅事。徐悲鴻的得意門生顧了然，天份很高，不幸父母雙亡，偏偏禍不單行，他的眼睛一隻已失明。他常常自嘲自己的名字叫了然，是「孑然一身，一目了然」之意。朋友開他玩笑，說他如果跟女朋友分手，來一段十八相送，便成了——

四目相視，兩人對泣，三行。

顧了然聽過，不以為忤，反而一笑了之。因此，他的一身、一笑、一目天下，便成了這批「難胞」的逗趣話題。他曾經為他的師母——蔣碧微畫一張極為傳神的鉛筆畫。

蔣碧微在重慶的逃難生活，首先讓她聽到一件震驚中外，悲壯非凡的英勇事蹟，那就是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開始，八百壯士堅守上海四行倉庫轟轟烈烈的壯舉。

### 四行孤軍鐵血男兒

關於這個事件的經過情形，當時報章刊載，那些壯士可歌可泣的事跡，自然會流芳千古，為萬世敬仰。有一段孤軍營的烽火戀情，蔣碧微陸續的蒐集到，她認為也很令人欽敬。

原來八百壯士堅守倉庫的第四天，也就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國際外交上畏懼日本蠻橫而與之妥協，上海租界當局接受了日本的強硬

照會——

「四十八小時內，中國軍隊如不退出四行倉庫，皇軍將進入租界，對倉庫作全面包圍的攻擊，租界安全，皇軍則不予負責……。」

租界蘇州河南岸的煤氣庫，關係租界內生命財產的安全。租界當局只爲自己權益打算，委曲求全，迫使我國政府下令四行倉庫的壯士退入租界。後來壯士又被租界當局騙到上海膠州公園附近的荒地，安置在以前是意大利兵營，四週圍有矮牆的「暫時保護」區。因爲他們不是俘虜，仰慕壯士的民衆，尊稱他們住的地方叫——孤軍營。烽火戀情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這裏。男主角，是團附上官志標。女主角，是榮家千金淑偉。

榮淑偉小姐，是上海南洋女中高中生。剛初中畢業時，在蘇州河邊曾親眼看過孤軍堅守倉庫的奮戰。到了高中，曾參加慰勞壯士的行列。對於英勇的守軍們敬佩不已，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孤軍營後來被日軍規收，想盡辦法要使孤軍屈服，但是沒有如願。日軍於是把三百卅二位倖存的壯士，分批遣送到不同的地方，強迫他們做無休止的苦工。

上官志標團附與部份壯士，被派到南京附近鐵路旁挖溝，在累積的勞苦下，他因勇救謝晉元團長的舊傷復發，而且染上了肺炎。

還有一些被日僞逮捕的抗日游擊隊和地下工作人，也與壯士一起做苦工。

透過這些人的關係，由一個在日僞中擔任參贊武官的潘伯豪出面，把上官志標保釋到監獄外面醫療。

這時已是初夏，正是萬紫千紅、風光明媚的江南好時光。當年，八十八師曾駐於無錫，因此，上官志標，就潛到無錫郊外，東大池的萬福寺療養。

這時榮淑偉，已不是當年隔河看孤軍奮戰的小女孩，也不是參觀孤軍營的高中生，她已是誨人不倦的小學教師了。

榮淑偉的老家在無錫榮巷，她的母親、兄長和親友，仍然住在那裏。

她從上海南洋女中畢業後，就回到家鄉小學執教。

東大池與榮巷相距不遠，而榮淑偉有一個姑媽住在東大池萬福寺附近，常常去萬福寺燒香禮佛。

榮淑偉在家是老公，自幼就受姑媽疼愛，因此課餘之暇，她三天兩頭往姑媽家跑。

機緣讓榮淑偉和上官志標在萬福寺相遇。他們一見面，談起昔日勞軍的情形，以及往後的生括狀況。無形中有一種早已相識的感覺，和談得來的樂趣。

上官志標過去的英勇事蹟，以及自幼喪母的身世，也贏得榮淑偉姑媽的憐惜和敬佩。不久，上官志標就成了她姑媽家裏的常客，一絲情愫，就在這對年輕人之間交流了。

在萬福寺療養二個多月，上官志標感到身體已經復元。重上前線殺敵之心油然而生，雖然榮淑偉的情意使他難捨，但爲了國家，他只得暫時放下兒女私情。而他的這一份志氣，却更贏得榮淑偉私心的敬佩。雖然上官志標暫時離她而去，雙方仍然保持連絡——她一直在等着他勝利歸來！

上官志標由無錫輾轉到武進周橋附近，就進入抗日游擊區，先在江蘇省保安第四縱隊擔任教官，後來又在廣德一帶打游擊。

雖然戰火隔斷了上官志標與榮淑偉的會面，但兩人從分別到抗戰勝利兩年多日子裏，這一對戀人還是千方百計通了數十封信。

民國卅四年八月，艱苦的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隨著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號外、廣播，以及無數歡樂的鞭炮聲，上官志標也回到上海，向各地召集舊屬，爲弟兄們安插工作。榮淑偉則在九月四日以充滿歡樂的語調寫信給她：

「志標：

期待着的勝利和平終於來臨，舉國人士何等高興與高烈啊！八年中積鬱的痛苦，不是得以舒展消釋了嗎？我們民衆不由不欽敬最高領袖 蔣主席的勞苦功高，能够以德服人，克制霸道。

近日閱報，知道你已回滬，正在召集舊屬，這幾天必定非常忙碌辛苦，滬地人士必然會回憶八年前，你們悲壯地「堅守四行」的一幕，擁護愛戴你們，我在這裏也要向你立正致敬。

你雙眸所染之疾，是否已經痊癒？還希望你在工作之餘，好好調治，這是最關懷的。

自昨日起，慶祝勝利三天，我想滬地熱烈的盛況，一定是空前的吧；此間無錫熱鬧極了，國旗高懸，臨空飄揚，顯呈着自由天

地，爆竹聲聲，似振起我民族精神，五光十色的標語，通衢要道，琳瑯滿目，這世界似顛狂了，可不是，是欣慰的情緒由內心表達了啊！在此，我也要祝你前程光明

淑偉九·四

很快地，榮淑偉接到了上官志標的回音，立即動身到上海去會晤，苦盡甘來，良緣天定，上官志標終於贏得榮淑偉以身相許的默允。接下來，上官志標辦妥了公事，到無錫向榮家登門求婚。

這時，這位八百壯士之一的上官志標，與兩年多前在東大池避難養病的情況已迥然不同，也贏得榮家親友與家人的欽敬，一對青年男女在烽火中滋長的愛情，終於開花結果了。蔣碧微對此一烽火姻緣，愛情故事，來到台灣以後，還時常向友好們一再講述她深刻的印象和難忘的記憶。

### 兩地魚雁存款之謎

當時由於四行倉庫的戰役影響，蔣碧微更加憂心忡忡，她除了為國默禱，更為張道藩的安危而愁腸百結。她東望都門，與張道藩相見難期，幾欲斷腸。日後，蔣碧微接連收到張道藩寄遞的三封信，都激起蔣碧微極大的震盪，第一封是這樣寫的：

雪：

我每天在這裏寫筆記給你，妳收到了要費許多時間讀，妳不厭煩嗎？我上次的信和筆記妳應該很妥當的收到了吧？這幾天寫的又是廿多頁了，在我沒有得到妳的信要我再寄時，我不再寄了，因為我不願意我的筆記落在他人手裏，引出些討厭的問題。雪，要

是以後我不能再寄筆記給你，恐怕我寫的興趣不久也會消失，雪，妳想想，我寫的是寫給妳看，妳不能看見，不能在短時期內看見，我寫了有何趣味呢？唉！人生要不是這樣矛盾苦痛，豈不是可以多活幾年嗎？但是平淡淡的活到一百歲，又有什麼意思呢？

我十年前有一個志願，就是希望我有三個兒子，我讓他們一個學軍事，一個學財政，一個學外交，假若這三個兒子都成器，他們就可以幫助國家對付敵人，很不幸的我不会有兒子了，但是我此後有力量，一定要幫助這樣三個青年讀書成功，聊慰我的宿願。

宗

蔣碧微不覺張道藩來信之煩，反覺其癡愛。她離開張道藩愈遠愈久，便愈覺得張道藩的重要，而且她更明白，實在不能一天沒有張道藩。她已感覺到，自己完全和張道藩連合在一起了。以他的愛喜生死為自己的心境轉移。張道藩可能沒有孩子，這是他生平的最大憾事。蔣碧微第一次從他的字裏行間道出，委實使人大吃一驚，蔣碧微知道他內心的沉痛和悲哀。

張道藩是貴州盤縣的簪笏世家，他的父母膝下只有他一個兒子，偏偏他由於先天的關係沒有得嗣的希望，這一個重大的問題，很使他們全家痛苦困擾，熟朋友們都知道，張道藩和素珊曾經在上海訪過名醫，檢查身體，但仍然不得結果。蔣碧微在心裏暗暗的說：「啊，道藩，命運為什麼要這樣折磨你？」

張道藩的第二封信這樣寫的：

雪：

妳託我保管之款千元，此刻既不用，貯寓中鐵櫃殊不保險，今晨特代存進中行鼓樓辦事處，限期六個月，自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起至二十七年五月三日止，按週息六釐生息，定期存單號數——經手辦理存入者為該處許君，此人余與相識，茲詳記於此，俾存單遺失，可向該行申請掛失，戶名用汝自取雪芬兩字，冠蔣姓，只用圖章，不用簽名，存單圖章暫存余處，以信封封固，外書明「碧嫂寄存重要文件」，倘余遭難，汝可根據上述各種詳情，查取存單與圖章，如不能得，即據此詳情向該行辦事處掛失，覓保取款，當無問題。汝積蓄此款頗不易，故余代汝辦理此事，必須特別鄭重清楚，心方能安。

宗

蔣碧微讀完信，覺得非常詫異和納悶。她從來沒有託張道藩保管過一千塊錢，又煩勞他費那麼大的事，為她存進銀行？而且細述詳情，怕她以後無法取出。在信上，張道藩寫着令人酸鼻的「倘我遇難」那一類話，就好像是交代後事似的。蔣碧微想了好久，才恍然大悟。蔣碧微無法不為他的體貼關懷深深感動。

張道藩是眼看戰爭慘酷，漫無止境，想到蔣碧微一個女流，帶着一家大小，住在人地生疏的重慶，前途茫茫，於是張道藩要盡他的力量，助蔣碧微一臂之力，給她在存下一千塊錢，以備不時之需。

可是，他們十多年的交往，張道藩應該了解

蔣碧微的性格，即使在最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蔣碧微也寧願咬緊牙關，苦苦撐持，決不願意輕易接受朋友的幫助。

因此，張道藩煞費心機的用這麼一個方法，替蔣碧微開了定期存款的戶頭，寫了這樣一封信，張道藩希望蔣碧微彼此「心照不宣」，同時，張道藩也為蔣碧微留下一個表證，可以隨時提出作為款項來源的說明。

蔣碧微生平不受無功之祿，但是為了不辜負張道藩的一番苦心，她準備好好將它保存，好在存款到期還有半年，將來有機會，再行歸還。

### 準備殉國交代後事

張道藩的第三封信，蔣碧微讀了心旌搖撼，淚淚下。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雪：

現在已經是午夜一時，我才得到機會，上樓為妳寫筆記。同住的人，明後天就要離開南京，子杰（郭有守先生的號）明天晚上走，明晚以後，這裏就只剩我一人了。和三個月來熱鬧的情況相比，將有天淵之別！我希望我能勇敢的忍受這種情景，同時，也許我正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為妳作筆記，抒解我心中的悲酸。

我從前的信上，曾經向妳建議，請妳把以前的筆記，寄回南京，因為我恐怕為妳惹禍。現在南京既已危在旦夕，即使寄來，也祇有在必要時燒掉，因此假如妳還沒有寄出，那麼也就不必寄了，但妳必須設法妥為保

存，免得失落以後，對妳有損害，這是不小心謹慎的。

領袖在南京一天，我總要想盡種種方法，留在南京不走，到了首都棄守的時候，如果我倖而不死，我也只好隨着大本營人員撤退。尚使需要死守，即使大本營人員撤出，我也決心和守城將士同生共死，相信那時我在城裏還有許多事情好做的。妳或許會責我，不應該不顧一切的這麼做，可是妳必須瞭解：與其苟全性命而忍受長時間的痛苦，為什麼不早求死得其所呢？回憶十年前我也曾遭過大難，設若當時我被周逆西成所殺，十年以來的種種切切，豈不是全都談不到了嗎？

反省這十幾年來我的所作所為，可以說無一事不可實諸天地鬼神，在黨我是一名忠實黨員，我曾為黨努力，為黨犧牲；從政我是一個清廉官吏，我從來沒有貪污分文，這都是我都可以仰瞻總理在天之靈，而無絲毫愧色的。對於家庭，我也曾得到機會侍奉了父母幾年，聊盡人子之責，使我稍感心安。唯一的憾恨，是我不能為這一支人生兒育女，承祀香火，但我總算也為幾位妹妹盡到了我應盡的責任。

至於素珊，誠然，她很愛我，我也很愛她，就一般的丈夫而言，我大概還不能算是一個壞丈夫。我雖然對素珊有所不忠，但我却從來不曾給她任何難堪。我對待朋友，自問也不至於有什麼內心慚愧的地方。我對妳的愛，以世俗道德的觀點來衡量，我可能對

不起一個人，但是，他既然對妳這麼絕情寡義，而且是在他惡意將妳遺棄的時候，我才向妳表明了愛意，同時妳也方始接受了我的愛情，因此我對他確是了無愧色——以上所寫的這些，等於是我在未死以前，對於人生的忠實招供，這些發自肺腑的話，我只有訴諸於妳，因為其他的人，根本就不配聽！

我不相信我會死在這次戰爭之中，但是我果真死了，我又有什麼憾恨？現在想起有幾件必須求妳的事，妳將來如果能够設法去做，我虔誠的希望妳讓它們一一實現：

(一)請將我所著的劇本，彙集齊全出一部專集。

(二)假如我的各種作品還沒有焚燬，請為我出一本畫冊，作為我學美術七年的紀念。

(三)我最近幾個月的筆記，妳可以加以刪改，隱去關係人姓名和字句，在適當刊物上發表，作為我和妳的愛情紀念。

妳能為我做這三件事，我即使死了，死也瞑目

我死了以後，請妳央託和妳我相知相熟的朋友，設法籌措足夠的旅費，使素珊能夠回到她的祖國，平安度過她的晚年。萬一將來她也遇難，那就不必說了。

我寫這篇筆記，已經儼若遺囑，妳讀了一定會很傷心，但是妳儘可不必要；人生終有一死，我何時而死固然不得而知，我是必須預為立囑的。

宗

再者：妳給我的信，到了緊急時候，我

一定會帶在身上，好在文字中決不能看出是你寫給我的，(必要時當將有關的姓名塗去)，有你的信陪伴我死，我一定會得到無限的安慰。

### 首都淪陷揮淚辭京

張道藩曾經對蔣碧微說，你若把我拿去燒成了灰，細細的檢查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裏，也有你的影子印在裏面。

此時蔣碧微收到這封信，信還沒讀完，她的熱淚已在漣漣的流淌，從她的面頰，滴落到信紙上。將張道藩遒勁的毛筆字，漫漶成一朵朵的墨花。

蔣碧微對張道藩有深刻的了解。在他文質彬彬的外表下，他確實擁有一顆火辣辣的悲壯義烈之心。他口口聲聲的殺敵報國，與首都共存亡，決不是信筆所至，隨口說說而已。

以蔣碧微的性格來說，轟轟烈烈，一死報國，同樣也是她深心嚮往的人生結局。假如能夠為苦難中的國家民族做出一點事來，即使犧牲，也是光榮而有意義的。

然而，張道藩這封信，帶給蔣碧微的震撼和悲慟，使蔣碧微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有一天若面對素珊，而她已经知道張道藩和蔣的戀情，蔣碧微該如何開口？徐悲鴻若也知道個中祕密，又將怎樣辯解？

想想，只有「保密」才是最上策。

蔣碧微決定此時避開不談。她很誠懇的告訴張道藩，國運如此，誠堪痛心！但仍希望努力奮

鬥，為國珍重。蔣碧微說：「吾人報國之途甚多，非僅拋頭顱，灑熱血而已！苟國人之心不死，吾敢信直搗黃龍，復我金甌，終有報仇雪恥之一日。來書所言種種，令吾悲傷無極，但吾決不信會有此一日，所囑各事，希望於時局稍為平靖時，吾人能共同做成之，豈不更添快慰！」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南京保衛戰結束，南京失守。張道藩想和守城將士留在南京的志願，終於無法達到。他帶着家眷，離開可愛的六朝故都，離開可紀念的湖山寺廟，可留戀的雅軒小樓，到達牯嶺。

張道藩離開南京，是受了陳立夫先生的力促，方始放棄了與首都共存亡的壯志。

### 渝都重逢瞬又別離

二十七年元月，國民政府改組，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張道藩調任教育部次長。她給蔣碧微一封信，說將到重慶看她，蔣碧微對於此事，有詳細的記載：

「悲鴻聽說我找到了工作，在表面上不作什麼表示，然而我知道他的內心一定受到很大的震動。因為他和我二十年的夫妻，對於我的性格當然了解，我一向是言出必行的，這個準則我在任何情況之下決不輕易動搖；他知道我找工作就是為了要獨立謀生，努力奮鬥，不再對他作任何指望和依靠，因此破鏡重圓已不可能。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藉着一次小小的齟齬，他決定第三次脫離家庭。翌日一早，他匆匆收拾行裝，搬了出

去。

「第二天，便收到一封漢口寄來的航空快信，我一看就知道是道藩寄來的，一陣心喜，急急拆看。這封信他寫得很短，幾乎使我一目了然，但是，就在這封百忙之中草草寫成的信裏，他給我帶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道藩不久前帶着素珊麗蓮從牯嶺到了漢口，而且由於二十七年元月國民政府改組，陳立夫先生出任教育部長，他已調任教育部次長。最後他還告訴我，他可能來重慶一趟，處理若干公務，他對於我們很快的就可以見面，在寥寥數語中洋溢着無限歡欣。

「我真高興極了，分別已經三個月，歷經戰亂與困厄，現在，晤面暢敘的時機居然就要來臨。我沒有再去信，因為我無法測知他的行期。

「一月十五日，我開始到復旦大學授課，當時復旦大學剛從貴陽遷渝，校址設在菜園壩；臨時的校址不敷應用，校方整天都在忙着找地方遷校，一切都顯得很不安定。

「就在這個時候，道藩竟如奇蹟般的飛來重慶，使我徒覺無限的歡慰和欣喜；他急於來看我，可是當他坐在我家客廳的沙發上以後，郭張兩家鄰居好友全都跑來圍坐在他的四週。那時候子杰也到了重慶，道藩拉着伯陽麗麗的手，娓娓的談着別後的經過，我故意坐得離他遠一點；因為祇有這樣我才可以不受注意，遠遠的注目於他。他消瘦了些，面容也略現憔悴，但是一對有神的眼晴依舊

目光閃閃，清癯的雙頰有着興奮的紅光，我出神的盯住他望，連他在那兒說些什麼，幾乎都沒有全聽進去。

「相思兩地，刻骨銘心，如今一室晤對，我們竟找不到機會交談幾句私話，傾吐一番心曲；甚至連四目偶一相接，都得匆遽的避開，我感到惻然，也覺得自悲，伯父那關礙戀花裏寫的：『蒙裏相逢頻笑語，道是無情心比秋蓮苦，可奈今生緣已誤，明珠和淚還君去！』啊！這不正是此刻最佳的描繪嗎？

「朋友太多，孩子也在跟前，恰值悲鴻離家不久，形跡上的任何蛛絲馬跡，都難免被人猜疑附會，鬧出不好的傳聞。因此，他祇好做得像是通常的拜會，我也祇好裝得有如款待多年的舊友，幾聲問候，一席泛談，他推說有事，忙於告辭，我夾在朋友中間，送他到樓梯口。

「回到客廳，我把他帶給孩子的糖果當柴打開，分給鄰居朋友的孩子們，孩子們一聲歡呼，皆大歡喜。

「道藩在重慶只耽擱了幾天，公事辦完，又回漢口去了。從此以後，我和他全都在忙碌着，因為道藩當時已轉任教育部次長，同時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召開，不免有許多事要做。而我呢，二月間復旦大學決定遷到嘉陵江畔北碚鎮的黃桷樹，因為我自己也準備搬到那裏去住，所以必需先將伯陽和麗麗兩個孩子送進他們的學校住宿

。重慶的匆匆一面，不但沒有在久別重逢後，給我們一點歡娛安慰，反而增添了我們無比難受和悵惘。以後兩個人又在各自忙碌着，直到一個月後，我們才又開始通信——

「別來忽已一月，無日不在繫念之中，有時心中苦痛萬分，欲哭無淚，無名之火竟藉各種不相干的事發作，……尤以最近兩星期為甚，每一念及吾最愛之雪，即心中作痛。……寫到此即未能再寫。

「我常反躬自問，十年以來，成就何在？自己究竟有何本領，可以貢獻國家？而屢屢不安於所事，究係何故？此後究想如何？應如何方能使我愉快？諸如此類之問題，我自己亦無法解答，年歲益長，自知益淺，有時竟自認為一毫無所能之尸位素餐者。凡此種種皆為神經已有變態之表徵，有時亦頗自危。

「自離京以後，環境不許可，時間不許可，不能繼續作筆記，胸中痛苦，無法宣洩，但有時想想，記了又便怎樣？也不過多留點笑話在人間而已，有幾個講恕道的人，能在其中看出偉大的情與淚呢？我自己罪惡，復引人罪惡，我自己入苦海，又拖妳入苦海，是真千萬不該，但是吾人既已受造化之播弄至此，除強自排解，以求將來萬一之安慰外，又有何法？親愛的雪，請妳相信，這裏有一個糊塗的人，永遠至死是愛着妳的。

「我接到他上面那封『胸中痛苦，無處宣洩』的信，心裏很難過。知音如此，我復何求？

此時，漢口的中央銀行通知蔣碧微，張道藩代她儲存的一千元提取問題。蔣碧微馬上寫信表明自己的無功不受祿的立場，順便告訴他，學校快要離開重慶搬去北碚了。

張道藩回信說，無論蔣碧微在那兒，他的心靈總會緊隨着蔣碧微；相思苦，相見而不能傾訴衷曲更苦！不過他早就知道，跳進苦海就得吃盡苦中苦，所以他毫不在意。可惜的是苦海茫茫，恐怕他們永無到達彼岸的可能，他所求的是在苦海之中，不遇狂風惡浪，可以慢慢掙扎，或者能夠掙扎到一座孤島，快快活活的聚一天，盡吐心曲，然後再相互擁抱，蹈海而死，這是最痛快的事。

張道藩又說，他近來還是毫無生氣的活着，每天和機器一樣，照例做事，對於任何事都感失望，抗戰的前途雖不悲觀，但是因為他知道政治內容較多，眼見一般人還和以前一樣的在投機取巧，爭權奪利，使他非常灰心。

談到那一千塊錢的問題，張道藩認為，他與蔣碧微之間實在不應該再有什麼功祿的想法。蔣碧微願意自立自謀生活，當然是他很欽佩的事。但是在張道藩有能力幫助她的時候，希望蔣碧微不要拒絕。

### 接待張妻自感內疚

宗

二十七年三月八日，張道藩把夫人素珊和麗女麗蓮，送到重慶，以免戰局緊張，臨時撤退不及。張道藩公務在身，未能護送，由蔣碧微親自到碼頭迎接，對她們母女加以照料，安排食宿。

幾天以來，蔣碧微面對素珊母女，感想極多，內疚甚深，自覺孽障重重，無可挽救。到了夜裏，輾轉終宵，深自懺悔。蔣碧微決心不再跟張道藩通訊，以免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可是，當她收到張道藩的信，悲喜交集，感傷逾恆，又不能自己了。蔣碧微又有一種欲望，急着想告訴張道藩，她有滿懷積鬱，有太多的徬徨憂慮，無計安排。

蔣碧微這樣寫道：「提筆書來，無非愁恨，自知非所以報愛我者之情意，無奈此心一無安慰，日日熬煎，苦痛太甚，不向汝訴，祇好悶死，想愛我者必能諒我也。」

沒有想到，張道藩的愁緒悵觸，竟比蔣碧微更深。他讀了蔣碧微的信以後，不禁心酸淚下，又唯恐友人返屋看見，只好匆匆出門，獨自在江邊散步，整整三個鐘頭，方纔回來，已是十一點鐘了。

他本來想即刻寫回信，因為心中萬分煩亂，知道無法作書，就先就寢，在床上輾轉了三個鐘頭，不能成眠，直到夜間二點多，才起來寫信給蔣碧微。

張道藩如此痛苦，不是可憐蔣碧微，而是痛恨他自己！他信上說：

「親愛的雪，妳若是還愛我的話，請妳千萬原恕我罷！很不幸的我不能把珊送到

妳所在的地方去，妳自然也知道我沒有別的辦法，我也很明白妳對她絕無惡意，她也不一定對妳有何失禮，但我不能不使妳遇見她而生出種種的感觸，那就是我的罪惡了！

「妳說妳『內疚甚深』，這話不對，一切的罪惡都在我，一切的孽障都是我造下的，妳莫說祇是向我訴妳的愁恨，妳就是罵我，恨我，甚至打我，我都唯有接受，這不是我卑鄙的說話，而是我真心的自責，再說除非妳不愛我，否則妳的一切苦痛和愁悶不向我訴，應向誰訴？到妳不向我訴的一天，那就是我失掉妳的時刻了，在我應該是何等悲慘之事，妳忍心嗎？」

「可憐的雪，設法強自排解吧！不管我們是自投羅網也好，或是命中註定也好，總之我們已經陷入可愛而又可怕的，似甜而又實苦的情海，要想自拔，已無辦法；唯一的希望，就是上次信裏所說的那一個島！」

「忍耐吧，心愛的雪，事到如今，懺悔已晚，徒傷無益，萬一我們儘量小心謹慎，仍不免淪到萬劫不復之境，亦祇好同歸於盡了！」

「現在正是抗戰期間，我們祇有忍耐一切，先把我們的精神儘量寄託在國家社會服務上去，要是在抗戰期間死了，也是很光榮很自然的結束，設若不死，抗戰完畢，再設法了結吧。」

「我常常責備我自己，我覺得世界上不應該有我這樣的人！要不是我還有未盡的責任，要不是想對我自己惹下的禍找一個較好的

解決，我隨時都可以死！我雖然祇活了這點歲數，人生的一切苦痛我都嘗够了！」

「雪，可憐我吧！我一知道妳苦痛，我的心就疼了！妳要是真愛我的話，妳要還愛我，妳應該想盡種種方法快樂下去，我願意看見我的雪那一雙神祕的眼睛，永遠是光明的，我願意看見我的雪那可愛的嘴上，永遠帶着愛宗的微笑！啊，我最愛的雪，我想到妳那幅可愛的畫圖，顯現於我的眼前，我真要發狂了，……」

「雪，笑吧！讓我數千里外聽見妳那嬌脆爽朗的笑聲吧！」

「啊！雪，你要見我這樣發狂，妳或者會驕傲得看不起我了！隨妳吧，我是怕在妳面前丟臉的！我既是把我的心都給了妳，其餘一切還算什麼？」

宗  
北碚，位在重慶北郊，風景絕佳，襟山帶水，樹木蒼鬱。隔着嘉陵江，有一個小鎮叫黃桷樹，茂林修竹，環境幽美，復大校址，就選在這個鎮上。

蔣碧微在復旦大學上課以外，空閒時經常和朋友去遊山玩水，有一個同事熊君，對她特別慇懃。此時，蔣碧微突然不再為張道藩寫下片言隻字。她的感情，是否起了變化？後果如何？

失蹤許久的徐悲鴻，聽說在桂林歡宴孫韻君和她父親，又在桂林報紙上，刊登跟蔣碧微「脫離同居關係」的啓事。情海茫茫，回頭無岸，徐悲鴻的情魔，怎麼捉弄他呢？

(未完待續)



# 蔣碧微生死戀

圖插

(文見一三八頁)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蔣碧微逃難到重慶之前在南京張寓和張道藩及友人合影(上圖)  
蔣碧微赴重慶途中在漢口中山公園和兒子伯陽女兒麗麗合影(下圖)

